



大道之行

袁朝庆

从大道河镇对面的码头下车时，宽阔的江面铺着一层白雾，那天是阴天，所以尽管江水清澈，但倒映在河中的山岚色泽暗沉了下去，天空看起来还算明朗，只是江面的微风吹来带着些许寒意，我不自觉地把羽绒服的拉链往领口拉了拉，以抵御冷风钻进我的衣襟。

窄小的码头上停了约二十辆车，江面的趸船正在往返穿梭，把码头上的人和车送到对岸的大道河镇。约莫等了半个小时，终于等到我们上船了，当最后一辆车开上甲板，柴油机突突地冒着黑烟，同江面的白雾混合在一起后慢慢散开。船身划破江面，漾出一圈圈波纹，我向对面山壁望去，只见山体陡峭，大片的柑橘树排着队，似乎在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已是冬季，整片柑橘园凝固着醉人的祖母绿色，在似有似无的阳光照射下，红透的橘子和黄透的柑子，发出金色的光芒。往斜下方望去，在临江的宽阔平台上，一栋栋彩色的屋舍错落有致，把大道河镇装扮成一个童话的世界。

下得趸船，我们拾级而上，只见游人如织，街两边商户的吆喝声、游客的嬉笑声汇成一片。街上摆满了茶叶、蜜橘、皱皮柑、红薯粉条、各种土糖、豆腐干之类的农产品，处处显示出这里物阜民丰的景象。走到一个宽阔而封闭的巷子，两边的民居色调古旧，街中间一溜排开了几十桌长桌宴，每个桌子中间放了一个巨大的火锅，锅里炖着鲤鱼、豆腐皮、魔芋豆腐、香菇、蒜苗、土豆片之类的优质食材，火势很旺，锅里咕噜咕噜冒着

热气，鱼的香味飘满了整个镇子。我们找了个较为清净一点的地方坐下，才发现长桌宴的主打菜是鱼，除了火锅版的鲤鱼，还有油炸版的小鱼、红烧版的草鱼、清蒸版的鲫鱼，配上土豆、玉米、山药、紫薯、南瓜、花生组成的“大丰收”，辅之以菜豆腐、莲菜、莴笋、当地萝卜、白菜等时鲜蔬菜，使人胃口大开。

岚皋县大道河镇，地处岚皋县的西北部，是全县唯一一个处于汉江北岸的镇。据李焕龙先生介绍，这个镇原本在汉江南岸，因原集镇所在地被洪水冲毁，加之瀛湖库区蓄水，原址无法重建，而整个大道河镇的辖地再无平坦的地块，省领导在实地踏勘时，看到江对岸的汉滨区月池台村有一个很大的平台，于是协调将汉江北岸的那几个村由汉滨区划归岚皋县，用于恢复重建大道河镇，于是一个崭新的大道河镇就在月池台建立了起来。

这里地处汉滨、紫阳、岚皋三县区的交界之处，离最近的国道也隔山隔水。然而，55年前的三线建设，大道河镇的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介绍，当时襄渝铁路修至岚皋段，共投入铁道兵4050人，学兵连858人，组织当地民兵14500人。那天，我们走到“三线建设文化教育基地”，只见山坡下凝结几万人三线精神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十六个红色大字熠熠生辉，走进院子，三间青砖灰瓦的平房是当时的指挥部，在指挥部旁边的山脚下，有21块烈士纪念碑静静地躺在这里。三线建设文化联谊会会长王红旗是当年的老兵，他向我们讲述了那一代人可歌可泣的故事。在陈列室，

在活动现场，我遇到了岚皋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谢茂，谢茂是我多年前认识的一位朋友，平时往来较少，他是书画家，算是岚皋的大文人。那天，我笑着说这么远的路你还亲自跑一趟，他说，到这来一趟确实不容易，差不多要坐两个小时的车，但他喜欢这里的氛围，有一种“家”的感觉，再远他都会来。他说这话时我眼前又浮现和镇上龚书记交谈的场景，镇上书记说，这里虽然交通落后封闭，但有信心让这里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黄毛丫头变成令人瞩目的明星镇，镇上制定了“一二三”发展思路，即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狠抓柑橘、茶叶两大产业升级，办好多彩集镇，修通汉江大桥、完善“三线精神文化教育基地”三件大事。

离开大道河镇时，我趁在码头等船的间隙和该镇李镇长闲聊。李镇长是个女同志，年轻漂亮，她说她一直在基层工作，在来大道河之前是四季镇的党委副书记，我说你的孩子肯定还小，这里交通不便，加之工作忙，恐怕一个周都很难回家一次。她说孩子才三岁多，平时有父母帮衬着带，既然选择了在这里，总要为当地多干一点事，让当地人尽量少背井离乡出门打工，能依托本地经济发展而留下来享受天伦之乐。

《礼记·大道之行》中有“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也许正是“三线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传承生根，才让大道河镇能在艰苦的地方绽放出乡村振兴之花。

挺立的姿态

冉俊雅

小时候，我见过一种花，排列在围墙边上，一排排，一行行，枝条向上伸得很高。每个枝丫只托着一朵花，朴素至极：五片花瓣围住花蕊，颜色由里向外渐渐淡去。每每走近细看，那花瓣粗糙，几片围成个浅浅的喇叭状，谈不上惊艳。它们就那样站着，不知疲倦，不知躲避，在围墙边、园子旁，我不曾正眼瞧过它们。

后来许多年，我似乎不常见到这种花。直到某天，我又偶遇了它们，却几乎认不出是旧相识了。它们的颜色竟如此之多：红、粉、白、黄、紫色、黑紫，其中红和粉最为多见，花型也变了，单瓣之外，还有层层叠叠的重瓣，此时我才知道它叫蜀葵，能到一两米高，植株总是直挺挺的，倔强地立着。我站在它们面前，第一次端详，默念着“蜀葵”这个名字，心里竟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欣赏之情。

它们依旧立在墙角园边，却已不再是我记忆里那副灰头土脸的样子了。那些花瓣，单瓣的像少女的裙裾，薄而微糙；重瓣的则似妇人层层叠叠的盛装，华丽之中却透出几分沉静。花蕊有的深紫如凝墨，有的浅黄若晨曦，渐次向外晕开，颜色一层浅过一层，直至花瓣边缘淡成透明的玉色。阳光照下来，薄薄的花瓣竟显出细微的脉络来，仿佛微型的血脉在无声流淌；雨后，雨水积在花蕊凹陷处，便成了一个小小的湖泊，盛着明澈的天光。原来这朴素之花，竟也有如此细腻的纹路与光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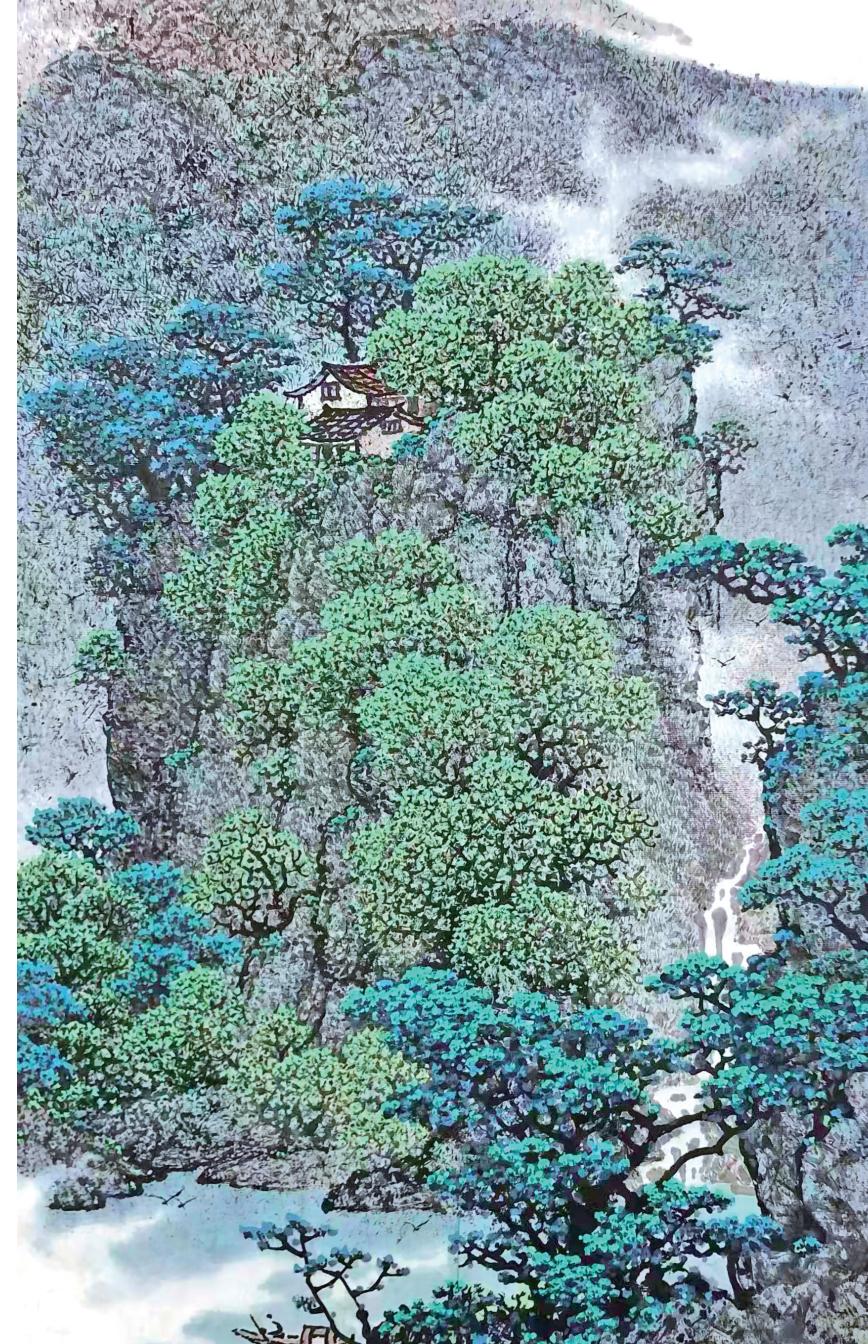
我忽然记起，童年时对它们那份轻慢。那时它们立在墙角，开着那几朵单薄而粗糙的花，我视若无睹，步履匆匆地掠过，从不曾驻足。难道“物以稀为贵”果真如此，多了我便熟视无睹？抑或它们生长在围墙边、园子旁，让我觉得它们卑微，不配得到欣赏？如今想来，我过去的目光，何尝不是被俗世的势利蒙蔽了双眼？这花不过站在我们随意安置的位置上，却从未影响它们根植于泥土，默默生长，挺立着向天空舒展。

直到我读到赵野的一首诗《你的花园》，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你的花园里，每一株植物都有这样的身姿，我们得向植物学习啊，它们用自己的语言与气息，给我们暗示，草木比动物接近内心，而生命不会是一团火，比如石头无需绚烂，只要静默地生长。”

草木比动物更接近内心，蜀葵们只是兀自立着，从不喧嚣。它们不开在名园花圃，只立在墙角、路边、园旁，却始终以挺立的姿态生存着，从不为他人俯仰而改变自己立着的姿态。

蜀葵的花期并不短，从初夏到初秋，一茬接着一茬。可花终究是花，盛放之后，花瓣亦终将凋零，一瓣瓣萎落于泥土之上，犹如粗布衣上掉下的纽扣。然而，花落了，茎干却依然挺立着，如同尺子般笔直，直至深秋寒霜降临时，才慢慢弯下腰来，最终枯干倒下，融回土地中去。即使凋落，也先是笔直地站着，最后才肯俯身而眠。

当我再经过那些曾熟视无睹的墙角园边，蜀葵依旧默立着。它们不因我的轻视而俯首，也不因我的赞美而忘形。纵然花开不炫目，茎干却始终挺直如尺，默默丈量着自身生长的高度——那高度无关乎人眼，只关乎泥土与天空之间那一段独自跋涉的旅程。生命无需喧哗，亦无需屈就于他人目光所圈定的价值。花在角落，茎干挺立，自有一份尊严在泥土与天空之间悄然生成。当世界以位置论贵贱时，草木却以静默生长反抗着一切轻薄的衡量。它们站着，便是尺子，量出我们内心势利的深度，也量出生命本身那不被褒贬所移易的、值得敬畏的垂直高度。



秋风清 潘慧作

瀛湖

第1469期

纸上晨光与人间稻浪

柯有强

摊开李焕龙先生的《晨曦中的读书人》，油墨的清香尚未散尽，我的目光却穿过纸页，落在了窗外那片被晨光染成金黄色的稻田上。

这本书于我，不啻为一场精神的邂逅。它让我看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晨光中不仅有躬耕陇亩的身影，还有那些手不释卷的灵魂，他们以书为犁，在精神的沃土上默默耕耘。这与我每日行走的田埂、打交道的乡亲、推广的技术，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原来，物质的丰收与精神的丰盈，都是生命这棵大树上的枝丫。

《晨曦中的读书人》最令我动容的，是它描绘的那一群在生活夹缝中依然固执守护精神火种的身影。他们是乡村教师，在批改完作业的深夜，就着一盏孤灯，与遥远的先哲对话；或是田间劳作的农人，在歇晌的片刻，从怀中掏出磨毛了边的诗集；或是如我一般的基层工作者，在奔波于村组的间隙，让书本成为理解这片土地最深邃的视角。李焕龙先生以饱含温度的笔触写道：“真正的读书，不是逃离，而是更深地进入生活。”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我记忆的隧道。我想起在军营的那些年，枕边总放着一本《诗经》，训练之余，默诵几句：“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仿佛能嗅到故乡泥土的芬芳。而今，这芬芳已真切地萦绕在鼻端，而我更深切地体会到，那些古老的篇章，并非远去的绝响，它们就在我推广的每一粒种子，每一次与老乡的恳谈中跳跃、生长。

我的日常工作，是行走在铜钱关的田间地头，将农技知

识如同播种般，撒进乡亲们的心田。起初，我笃信技术万能，带着一种近乎军人执行任务般的精确与执着。然而，李焕龙先生的文字，以及书中那些“读书人”的剪影，让我逐渐明白，我面对的不仅是作物与土壤，更多的是一个个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人。他们的犹豫、他们的经验、他们与土地世代相依的情感，都不是冷冰冰的数据所能涵盖。书中一位老农的话深深震撼了我：“土地不说话，但你得会听。”这何尝不是一种更深沉的阅读？于是，我不再仅是一名技术的传授者，更要成为一个倾听者、学习者。

在推广一种新的水稻栽培法时，我没有急于展示图表数据，而是在一次村民夜话中，讲起了《齐民要术》中关于“顺天时，量地利”的智慧，谈起古人如何观察物候、改良土壤。灯光下，乡亲们的眼神从最初的疑惑，渐渐转化为一种被理解的光亮。一位沉默寡言的老伯嗫嚅着开口：“你说的这个理，和俺爷爷当年传下来的法子，有点像……”那一刻，书本上的智慧与民间的经验，在昏暗的灯光下奇妙地融合了。这次成功的尝试让我领悟：我过去十二年军旅生涯所锻造的纪律与执行力，如同坚硬的骨骼，而如今从书本中、从田野里汲取的营养，则为我赋予了温润的血肉。

《晨曦中的读书人》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词语让我久久不能平静：“根系”。作者认为，一个没有精神根系的人，是无法在时代的洪流中站稳脚跟的。这“根系”，于我而言，有着双重的指向。它既是军人对家国的那份忠诚，也是此刻作为

农技员，对脚下这片土地的认同。军营教会了我“坚守”，而书本与田野，则教会了我“深耕”。

当我在泥泞的田埂上摔倒，是《老人与海》中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倒”的箴言，让我掸去泥土，继续前行；当我面对推广工作的复杂性与重复性感到疲惫时，是《诗经·豳风》里那些描绘先民劳作的篇章，让我意识到，我参与的是这片土地上千年未绝的生命循环。我的工作，因此而具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曾言：“学术无墙，文化无域，善良和智慧是人道最后的故乡。”读《晨曦中的读书人》，我亦生出同感。在李焕龙先生构建的那个文学世界里，读书是一种走向广袤天地的路径，它让我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工作中，找到了精神坐标。我推广的不仅是能让稻谷增产的技术，也是在传递一种信念，即使在最朴素的劳作里，也应当为精神留一席之地。

合上书页，窗外的夕阳与书名中的“晨曦”遥相呼应，仿佛一个圆满的循环。我站起身，拍了拍裤脚沾上的泥土，开始准备今晚的农技培训课件。我的电脑旁，一边是最新的农业科技期刊，一边是翻开的《晨曦中的读书人》。我知道，明天的我，仍将行走在铜钱关的田埂上，我的行囊里，已经装下了更丰盛的东西：那是纸上晨光与人间稻浪交织而成的、一个基层工作者的精神根系。

秋末冬初的时候，驱车进入秦岭腹地的绿都宁陕，犹如走进一首壮美的史诗，使人陡生敬畏——敬畏那绵延不断的雄山大川；敬畏那被风霜点染成彩缎的森林；敬畏那奔腾不息的长安河；敬畏纵贯全境，曾负载着两千年历史文化的子午古道；敬畏那与中国革命有着密切联系的红色文化。临近县城，一条铺满黄叶的银杏大道使我心中的诗意更加浓郁。

宁陕的夜也是以诗意的意象俘获我心的。走上街头，但见彩灯如星河流淌，一闪闪烁的暖光仿佛能将人融化。同行的人叹道：这氛围跟过年一样。又有人说，这感觉就像喝了过年的团圆酒，醉醺醺的、迷迷蒙蒙的。跟着彩灯，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在暖意融融的饭馆前驻足，在货品丰富的超市里转悠，感觉宁陕的安逸渗透在了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宁陕是安康地理版图最大的县，人口却只有7万多。这里最鲜明的特点是安静，雄山大川静静的，长河落日静静的，街道上的行人静静的，霓虹灯下的居民小区静静的，就连跳广场舞的人群也有种舒缓飘逸的静美。播放的音乐婉转轻柔，穿着长裙的女人们飘飘若仙；西装革履的男士们舞步轻盈。见惯了广场舞的喧闹，突然被这优雅的舞姿感染了。我牵起同行的杜韦蔚步入他们中间，和舞动的人群一起旋转。不记得，有多久没有体验过这种如梦似幻的感觉了。真想就这么舞下去，直到地老天荒！

江口的红色文化是宁陕华美的诗章。因为修路，前来拜谒者必须攀登陡峭的石梯才能到达烈士陵园，这合我心意。我把每一步攀登都当做给烈士们虔敬地叩首。站在烈士纪念碑前，仿佛回到当年戎马倥偬的岁月，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广货浓郁的烟火气，具有一种直抵人心的诗意之美。鳞次栉比的商铺，烈火熊熊的大铁炉，热气腾腾的腊肉、香肠、豆干、香脆的玉米锅巴，更有数不尽的山珍：羊肚菌、黄丝菌、松树菌、天麻、香菇、木耳，每一样都带着山野的气息。我站在热乎乎的炉火前，贪婪地左手拿腊肉，右手拿豆干，大快朵颐。广货商人仿佛是从远古年代穿越过来的，那么友善、那么慷慨大方，在我们未曾购买的情况下，摊主们就将大片的玉米锅巴、大块的腊肉送给我们品尝。在这里品尝着美味，似乎在品尝着久违了的醇厚民风，品尝着人间质朴的真味。

贯穿宁陕全境的子午古道，更是一首人们与大自然抗争、与命运抗争的壮美史诗。走过长满苔藓的石阶，抚摸密林里的大石磨；行走在凝结着古人智慧的石桥上，走近石墙森然、屋场宏阔的柳家堡子，远眺镶嵌在悬崖上的栈道，近看栈道凿孔遗迹，细细琢磨那些蕴含着人们对和平安宁生活向往的村寨名称，聆听当地居民说子午道上昔日的繁华，以及所发生的种种波澜壮阔的故事，那商道上、荔枝道上奔驰的骏马，仿佛就在眼前演进，铿锵有力的脚步，将我们的心敲敲打得砰砰作响。

车子在行进，风在吹拂，云在飘动。我突然发现秦岭山间的银杏树灿若黄金，与所有我见过的银杏树不同，不由惊呼出声：太美了！这黄，明艳动人，动人心魄啊！坐在我旁边的同伴接话道，是啊，这里的银杏树叶金光闪闪！

同伴的话将我的思绪拉回到宁陕的现实，如诗如画的自然山水，传统与现代无缝衔接的美丽县城、各具特色的皇冠镇、旬阳坝、江口、广货街、龙王庙镇……风光绮丽的大坝河、悠然山、渔湾逸谷……以及在乡村振兴中焕发出勃勃生机的村寨。诗意宁陕，最强大的力量正是红色文化和子午精神在这里的延伸和发扬光大。这精神就像山间的银杏树，金光闪闪，辉耀千秋。

人与土地

王典根

我踽踽独行于蜿蜒的村道，乡间寂静，牛羊蜷卧在丘壑温柔的起伏间，山峦之巅流动着霞光，鸟鸣虫唱在深草浅泽间，如演奏着一曲丰饶的交响。

月河川道的村庄路旁，昔日的繁花似锦化作一片涌动的金色波浪。不过数周光景，这位沉默的季节巨匠，便轻轻铺开一片无垠的流金画面。稻穗低垂，它们在晚风中悄然私语，这是大地丰收前的语言。

秋意已浓，土地积蓄着暖意与力量，新稻尚有一丝翠色，忽而，一条鲤鱼弹跃而起，涟漪划开水面，将薄饼似的月影揉碎，荡漾开无数闪烁的银丝。

这片膏腴之地，时序分明：半岁油菜金黄，半岁稻浪翻涌。

我爱那早春的油菜花海，大抵是因那倔强的绿意，连绵的花海，是初春时节的暖色与生机。儿时，我们撒欢奔跑于其间，踩踏着冻土上脆弱的嫩苗。那些被踩入泥土的幼苗，根脉反而更深、更稳、更壮，仿佛经过了泥土的淬炼。

春深时节，青涩的泥土气息倏忽散去，油菜仿佛一夜尽染黄金袍，昂扬浓烈的芬芳弥漫开来，在晚春的暖风里徘徊。

收割后的油菜地里，麻雀飞落，燕子归来，它们啄食着散落的菜籽。车辙碾压过的印痕里，幸存的菜籽悄然萌发，在板结的缝隙里，以最卑微的姿态，重新定义着扎根与生长的可能。

幼时偏爱收割油菜，也许是那沁人心脾的气息令人沉醉。油菜如发热烈的散文诗，有着蓬勃感，不似稻子那般沉稳。干净的油菜秆堆在晒谷场，我们夜宿其上，拥着月光、星辰、露水、河风，如今回忆起，似乎还有着浓郁的菜籽油香。

油菜的一生谢幕，水田便迎来秧苗的新生。犹记当年，插秧第一把好手，当属村里的老村长。他躬身如犁，秧苗落处，横竖都成行。整个夏天，他几乎融入了水田，扶苗、除草、施肥，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他的田里容不得一株稗草苟活。

想起曾经的农耕时光，秧苗带着泥团如雨点般飞落水田，还有打谷场上连枷声，都成了温热的旧梦。如今，钢铁的手指拂过大地，齿轮卷起金黄的风暴，一支烟的工夫，稻谷便如溪流涌入粮仓，崭新的烤箱代替日头晾晒。人可以把力气储藏好，去追寻更远的梦想。

月华如洗，虫声如潮水般漫涨。我立于田埂，凝望这片深情的土地。它让油菜向上长，活得热闹；稻子向下垂，稻穗饱满低垂。不同的生长姿态，都是土地的馈赠。

四季流转，人与庄稼相互支撑，相互塑造，老村长的目光，从汗水浇灌的秧田，延伸向无人计划过的新绿，我儿时奔跑的花径，已拓成连着金黄的坦途。